

馬浮生平與成學歷程考述

劉又銘

民國五十二年，徐復觀在「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代序」一文中說：（註一）

中國當代有四大儒者，代表著中國文化「活地精神」。一是熊十力先生，一是馬浮先生，一是梁漱溟先生，一是張君勸先生。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張先生則頗為其黨所累；然他將儒家之政治思想，落實於近代憲法政治之上，其功為不可沒。後起者則有唐君毅牟宗三兩先生……。

他所謂的「當代四大儒者」中，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勸三人，目前已同被尊為「當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注意和研究。（註二）馬浮則雖然被尊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註三）、「現代朱子」（註四）、與「傳統之儒之最後典型」（註五），卻始終沒有成為學者們正式研究的對象。

原來，在「僅存的碩果」、「現代朱子」、「傳統之儒」等稱號下，難免令人聯想到另一面，諸如：缺乏當代性格、沒有面對當代問題、有保存之功而無開創之力、可欣賞而實非當代所急……等等。馬浮終身過著隱士般的生活，不願擔任大學教職；他的著作絕大多數不加標點符號，而且還是木刻本；從這些地方看來，他是難免被認為傳統、保

守，甚至固執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馬浮年輕時已精通德、日、英、法四國語文（見後），並曾留學日本和遊學歐美；而且在他隱居杭州時期（抗戰前），前往請益問學的人已經很多，其中也不乏政治學、經濟學等方面的學者；可見他並沒有完全置身於當代問題之外，他之所以堅持傳統保守的作風，必定有相當的理由，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討、瞭解的。何況，學術研究本就應該兼顧多面性，只要一個人的學術思想自成格局，具有一方面的代表性，便都是值得整理、研究與保存的。

在研究馬浮的學術思想之前，能先對馬浮的生平和成學歷程有一基本的瞭解，自然是很有幫助的。目前海內外（主要是香港）已有幾篇文章在這方面作了一些介紹，但距離我們的需要還很遠；尤其關於馬浮的家世、早年經歷和成學歷程等問題，在這幾篇文章中都談得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是馬浮一向「潛光含章，不事表暴」，（註六）不但未曾在著作中具體述及，而且也絕少跟人談及自己的家世生平。有一回一位弟子請他寫自述，他卻說：「吾何敢擬先聖？此中甘苦亦只自知，說似人不得，安用此？時人動輒作自述，只是要人知耳。」（註七）大概就因為他這樣的態度，連他的摯友弟子也都對他所知有限了。

本文的目的，便是進一步地、全面地搜求有關資料，如馬浮已結集未結集的各類著作、馬浮友人及弟子們的各類著作、有關的公私刊物和出版品……等等，披沙揀金地追尋馬浮生平暨成學歷程的線索，將它做一完整的呈現，以供今日學界崇敬嚮往馬先生學問的人參考。

爲了方便起見，全文以馬浮的生平事蹟爲敘述主線，而將他的成學歷程放在有關的各節中一併討論。另外，爲了避免淆亂，本文對所有人物一律稱其本名，不稱字號；而在民國前一律依夏曆，民國後則一律依陽曆記事。

筆者在這裡特別要感謝阮毅成先生（馬浮的忘年知友）、明允中先生（曾任復性書院董事會秘書）、蔣彥士先生

(馬浮的姨侄)、許逖先生(馬浮友人方東美先生的弟子)、鍾弘年先生(馬浮友人胡瑩堂先生的弟子)、張兄瑞德、以及美籍友人陸大偉、林凱珍伉儷等。如果不是他們在資料收集上的多方協助，本文是無法順利完成的。

一、字號籍貫與家世

馬浮原名福田，(註八)字一浮，中年號湛翁，晚年號鑑叟和鑑戲老人。

他的籍貫是清制浙江紹興府的會稽縣(與山陰縣同屬紹興府附郭(註九))，也就是民國以來的紹興縣(併原會稽、山陰兩縣而成，是當時浙江唯一人口超過百萬的大縣(註一〇))。因此他自署「會稽馬浮」，(註一一)他岳丈湯壽潛稱他「『故會稽』馬浮」，(註一二)而熊十力稱他「紹興馬一浮」。(註一三)

馬浮這一支馬氏宗族，以「福遵其初導正昭平」八字爲世系，而他屬福字輩，在當世輩分中算是很高的。(註一四)上世出自漢扶風茂陵縣。(註一五)此外，由於又有人說馬浮是浙江嵊縣人，(註一六)而就目前所知，會稽其他的馬氏宗族(計有吳融文英堂馬氏、吳融誠忍堂馬氏、新街口馬氏三支)，都是元代由嵊縣遷來的，(註一七)且據其中吳融(鄉)文英堂馬氏的「會稽馬氏宗譜」所載，「馬氏始於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縣東北)，自後周分派至越，皆以剡邑(嵊縣舊名)爲大宗」，(註一八)因此大概可以推斷：馬浮的先世也是由扶風茂陵，而嵊縣，而後遷來會稽的。

關於馬浮的父母，現在只知道：他父親曾到四川任縣令，並在那兒結婚生子；而他母親正是四川當地人。(註一九)

馬浮只有一首「蘭亭」詩談到自己的先世：(註二〇)

吾家山水窟，領要渺其人。不有箕穎懷，安致黃虞淳。永嘉昔喪亂，寄泊多名倫。蕭條八代士，每與巖壑親。

就中數高韻，獨艷臨河文。緣會豈不嗣？翰墨自有神……

由此可見他的先祖多半在野，而他父親的官位大概也一直都不高。從馬浮一生的事蹟來看，他正是「平生志巖穴」（註二一）地繼承了這個傳統的。

一、幼年與青少年時期

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二月十五日，（註二二）馬浮生於四川某地一位縣令家中，母親是四川人，父親則來自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此外，家中至少還有一個姊姊。（註二三）他在四川度過童年，到六、七歲才隨父母回浙江原籍，因此說話帶有四川口音。他晚年的號——鑑叟和鑑戲老人，便寓有不忘出生地四川（蜀）之意。（註二四）

馬浮幼年時已經聰穎異常。有一次，他母親指著院中的菊花要他作詩，他隨口便作成五言絕句一首。家裡聘了一位鄭姓舉人教他讀書，只教了兩年，那舉人便覺得自己才學有限，怕要貽誤天才，而堅決辭去。於是他的父親親自教他，但也大為驚異，自嘆不如，只好儘量供給書籍，讓他自行研讀。（註二五）

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十一月，馬浮（十六歲）應童試。他在縣考的「大案」中已經名列案首。同次應考的周作人曾描述當時縣考的情形，他說：（註二六）

縣考……每年在各縣市都有一次……在當時山陰、會稽還未合併為紹興縣的時候，會稽一縣的考生總有五百餘人……當時出榜以五十人為一圖……共有十圖左右……而每「進學」就是考取秀才的定額只有四十名……

又說：（註二七）

「大案」云者，縣考初試及四次覆試之後，再將總應考的人計算一遍，出一總榜，只要榜上有名的人，便可以去應府試，再經過院試，就決定名額，算是合格的秀才了。當時大案的情形如下：

「會稽凡十一圖，案首爲馬福田，予在十圖三十四，豫才兄（即魯迅）三圖三十七……」

可見馬浮在縣考中成績已經最優，高於魯迅、周作人兄弟。接著在同年十二月的府試，以及次年十月的院試中，馬浮都名列第一，不僅中了秀才，還是俗稱的「小三元」。不過這以後他就沒有再參加科舉考試了。（註二八）

據說馬浮年輕時還曾從學於晚清三先生之一的俞樾，（註二九）這可能是他考縣考那年之前（俞樾任杭州詁經精舍講席）或之後（俞樾回蘇州終老）的事。詳情已無法知道，但由此可知他對清代樸學是下過工夫的。

然而西潮湧至，西學譯著漸多，頗引起知識份子的震驚和重視，馬浮便去跟人學習外文，希望能直接閱讀原著。江浙一帶文風鼎盛，人才輩出，馬浮順利地學得德、日、英、法四國語文，爲日後出國遊學奠定了基礎。（註三〇）光緒廿七年（一九〇一），馬浮（十九歲）在上海認識桂林人馬君武，曾「相將同上會稽」。（註三一）同年前後，他又曾與上海南洋公學特班學生謝澄（即謝无量）「同憩焦山（在鎮江東）海西庵」、「浮玉峯（焦山別名）頭讀道書」。（註三二）此外，還有人說他們三人這一年在上海合辦「翻譯世界」雜誌，介紹西洋文學；（註三三）但就目前所知，上海的「翻譯世界」於次年十一月才創刊，內容是譯自日文著作爲主的哲學、社會、宗教、法政、經濟、教育等，（註三四）而馬君武也在廿七年冬天就赴日留學了，（註三五）因此這件事只能暫時存疑。

不知道是那一年，馬浮也到日本去留學，接著又轉往美國，以及歐洲英、德、法等國去遊學。（註三六）出國遊學的結果，他認爲在哲學、文學方面，中國遠勝過西方，因此回國以後，他的治學仍以國學爲主。（註三七）

回國以後（或說以前），浙江聞人湯壽潛（註三八）賞識他的才學，將長女許配給他，家中豐富的藏書也任由他取讀。不幸婚後不到兩年（或說數日），妻子就病逝了。（註三九）也許，他廿三歲那年（光緒卅一年）秋天的「居焦山海西庵最久，飽聽濤聲」（四十年後，即民國卅四年，他還在一首「聽濤」詩中說：「枕江閣上聽江聲，四十年前此日情」），（註四〇）就跟這件事有關——但這只是猜測而已。值得一提的是，馬浮並未續娶，他從此就終生獨

身了。

三、杭州治學時期

大約光緒末年（卅二——卅四年），馬浮（廿四——廿六歲）與他姊夫丁皓（字少眉，號息園居士，山陰縣人）一家一起到杭州租屋定居，一住就是三十幾年。（註四一）他的地址，至少民國七年以後都是延定巷五號。（註四二）那是「陋巷中的一間老屋」（豐子愷語，意謂著「今之顏子所居」）；（註四三）因為靠近風景絕佳的西湖，所以馬浮自己說是「三十年中住畫圖」。（註四四）

可能是遷居杭州前後，馬浮在杭州東北皋亭山上修造雙親塋墓，這是他在「簡謝齋庵（即謝无量）五十韻」詩中提到的：（註四五）

昔子來杭州，視我皋亭山。我適治先壠，畚鍤役不閑。坐子松樹根，飲子手掬泉。荒村鮮客至，蕭颯百物孱。
夜尋古寺宿，僧榻寒無氈……

不過他父母何時去世，現在已無法知道。

馬浮在杭州潛修治學，一邊又作詩填詞、寫字彈琴，正如謝无量「春日寄懷馬一浮」詩中所描述：（註四六）
……若木仁容靜，兼山止足深。伯居長簡簡，朱坐但欽欽。四海干戈在，幽棲日月深。下簾疑罷卜，隱几卽援琴。久羨窺顏樂，何繇息跕吟……

由於他讀書速度很快，記憶力特強，所以能博學無礙。可能是民國元年，他（三十歲）曾「過其地（杭州）丁氏及文瀾閣，求盡觀所藏書」，（註四七）因此豐子愷所說「馬先生把『四庫全書』都看完了」一語，（註四八）大概實有其事。

民國二年，浙江人士在杭州清泰門側爲明末大儒朱舜水立祠，推湯壽潛主持，湯壽潛便委請馬浮（卅一歲）編定《舜水遺書》，排印出版。（註四九）同年冬天，好友葉左文來訪，相聚共學三月，臨去時馬浮贈詩給他：（註五〇）生後逢世罹，行政迷聖步。愍予滯荒弱，恒懼虧所賦。恭承伊洛訓，導我以人路。仰辰瞻樞正，宗海知川赴：這是馬浮治學的重心已由清代樸學轉爲宋明理學的確證。這轉變應該早在這以前就完成了；而與他切磋的同道，除了葉左文外，還有貴州都匀人田濂（字毅侯，是謝无量在南洋公學特班的同學（註五一），這是馬浮在前述贈葉左文詩的自注中提到的：

都匀田毅侯，蹈履醇實，向以比德左文，同其資仰。不幸早逝，未弘厥緒。每與左文相對，未嘗不追慕其人：此外，馬浮這個轉變，雖然未見師承，卻正是清末民初西湖洶湧之際，繼康有爲、梁啟超、譚嗣同、章炳麟之後，學術思潮理所當有的一个轉變。（註五二）不過，馬浮並非完全排斥樸學；從他寫於民國三年左右的「論校長教員之名不可用」（註五三）一文可以看出，樸學的根基仍在他的論學中，在恰當的分位上發揮的。

從三十來歲開始，馬浮對佛老二家思想，也有相當的涉獵和研究，他自己只說是「壯更世變，頗涉玄言」；（註五四）追究起來，宋明理學與佛老思想的密切關係應是重要原因，而清末民初的佛教復興——尤其居士佛教的擡頭，（註五五）也是一大助緣。

民國五年，馬浮卅四歲。十二月左右，曾譯「拜倫詩選」的詩僧蘇曼殊，自杭州寫信給劉半農說：（註五六）

拜輪（倫）學會之事，如藉大雅倡之，不慧欣歡頂禮，難爲譬說矣……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饑也。如學會果成，不慧當請處士有所贊助，寧非盛事？……

這兒，請馬浮贊助拜倫學會一事透露了馬浮的西洋文學素養；而出自詩僧口中的「無書不讀」自然包括佛書在內了。

民國六年（或稍後），北大校長蔡元培約聘馬浮（卅五歲）到北大任教，馬浮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爲由推

辭了。（註五七）「未聞往教」或許只是他較含蓄的說法，真正原因可能是他對當時學制、學院教育並不贊成（從「論校長教員之名不可用」一文已可略見端倪）。與其說他迂腐，不如說他對當時的學制和學院教育做了嚴正的批評。

（註五八）

同年元月廿一日（除夕前兩日），馬浮寫信給浙江第一師範教師李叔同（剛從杭州虎跑大慈山定慧寺試驗斷食回來不久，已因馬浮的指示而棄道學佛（註五九））說：（註六〇）

昨遊殊有勝緣，今晨入大慈山，入晚始歸，獲餐所饋上饌，微妙香潔，不啻淨土之供也。長水大師（起信論筆削記）善申賢首之義，謹以奉覽。故人彭君遜之，耽玩羲易有年，今初發心，修習禪觀，已爲請於法輪長老，蒙假閒寮，將以明日移入。他日得與仁者並成法侶，亦一段因緣爾……

民國七年元月十八日，馬浮寫信給李叔同（已皈依佛門，爲在家弟子）說：（註六一）

昨復過地藏庵，與楚禪師語甚久。其人深於天臺教義，綽有玄風，不易得也。幻和尚因衆啓請，將以佛成道日往主海潮寺，遂於今夕解七。明日之約，蓋可罷已。海潮梵宇宏廣，幻和尚主之，可因以建立道場，亦其本願之力，故感得是緣。月法師聞於今日茶毘，惜未偕仁者往觀耳……

同年十二月左右，馬浮約釋弘一（即李叔同，已正式出家）一同到杭州海潮寺打七。（註六二）

以上兩年（民六——七），就現有資料來看，是馬浮與佛教接觸最頻繁的時候，豐子愷對這時候的馬浮，曾有一段生動的描述：（註六三）

在出家前的某日，他（指李叔同）帶了我到這陋巷裏去訪問M先生（指馬浮）……一位身材矮胖而滿面鬚髯的中年男子從裏面走出來應接我們……（我）坐在一隻椅子上聽他們談話……斷片地聽到甚麼「楞嚴」、「圓覺」等名詞，又有一個英語「Philosophy」出現在他們的談話中……M先生則叫工人倒茶時說純粹的紹興土白

，面對我們談話時也作北腔的方言……他的頭圓而大，腦部特別豐隆……（眼）圓大而炯炯發光，上眼簾彎成一條堅緻有力的弧線，切著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鬚髮從左耳根緣著臉孔一直掛到右耳根，顏色與眼瞳一樣深黑……他笑聲響亮而愉快，同他的話聲全然不接，好像是兩個人的聲音……

民國九年，雲雷居士倡印「印光法師文鈔」，馬浮（卅八歲）與釋弘一、沈曾植（寐叟）、梁啟超、釋諦闍、黃慶瀾等人一同受邀作序。（註六四）民國十一年，杭州一位被視為「外道」的劉崧申（大心）寄發傳單，誣謗釋印光為第一魔王，釋諦闍為第二，范古農為第三，而馬浮為破壞佛性之罪魁。（註六五）由以上二事，可見此時馬浮的佛學造詣已經很高，以致不免「謗亦隨之」了。

不過，同在民國十一年，紹興縣文廟（原會稽儒學）重修竣工，地方人士函請馬浮（四十歲）寫「紹興縣重修文廟記」；（註六六）可見馬浮並沒有棄儒從佛。民國十四年冬天，馬浮（四十三歲）取通志堂初印本「四書纂疏」供在上海開設「聖風書苑」的友人影印發行；從當時他所寫的跋語，便可看出，他雖學佛有得，終歸仍是一位粹然的儒者：（註六七）

爲學必先治經，治經必先四書，讀四書必以朱子章句集注爲主……蓋漢儒論性多出荀卿，魏晉以下涉入佛老；至濂洛繼興，始宗孟氏，洙泗之業因以大明……

所以馬浮會總述自己治學的過程說：（註六八）

伊川簡二氏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遠於倫理；吾昔好玄言，深探義海，歸而求之，乃知踐形盡性在此而不在彼。

又說：（註六九）

故伊洛諸賢所以不可及者，乃在文字之外別有事焉，然非參禪習定之謂也。往者亦嘗疲精于考索，致力於冥思

，久乃悟其無益，而於諸儒用處，似微有以窺其一端。

大約他的學術思想在四十歲前後已經確定、成熟了。

民國十六年，馬浮四十五歲，熊十力以「新唯識論（文言本）」稿前來請教，兩人結爲知友。十七年，馬浮（四十六歲）爲豐子愷的「護生畫集」作序。十九年，馬浮四十八歲，杭州高中教師程發軾前來問學。二十年，馬浮四十九歲，浙大教授羅庸、講師戴君仁來跟隨他研讀宋明理學。此外，比馬浮大九歲的洪允祥（任大學教授）也在這幾年（或更早）尊馬浮爲師，他曾經寫信給馬浮說：「趙蕃叔近有來函，推挹吾師，有云甘露之恩，非可言喻。」，又說：「吾師名德遠播，後生望門求益者至衆。」（註七〇）可見馬浮在五十歲以前已是一位「大師」人物，而登門請益但不見記載的一定不少。

民國廿二年，馬浮五十一歲。暑假期間，熊十力、梁漱溟兩人率弟子來訪，在杭州相聚論學兩日。廿三年，浙江省立圖書館請馬浮爲該館館刊三卷五期（十月卅一日出版）作封面題字。

民國廿五年四月，馬浮（五十四歲）以釋弘一手蹟三件寄贈「越風」雜誌社。（註七一）同年春夏間，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召見馬浮，請教他行己爲政、修身治國之道。馬浮提出一個「誠」字，強調「誠卽爲內聖外王之始基」；並推崇張載的「西銘」氣象磅礴、包羅弘廣。於是蔣委員長指示全國黨政人員研讀「西銘」；不久高中國文課本也選入「西銘」作爲教材。（註七二）

民國廿六年，浙江圖書館「文瀾學報」請馬浮（五十五歲）爲該刊「浙江文獻展覽專號」題字。（註七三）同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開始。秋天，日軍攻陷上海，進逼杭州，馬浮只好遷往後方，開始他戰亂中講學刻書的時期。

四、講學刻書時期

民國廿六年十、十一月間，馬浮（五十五歲）得了浙江省黨部撥借大貨車一輛的幫助，攜帶書籍數千冊，以及外甥丁安期一家四口，遷到富春江上游的桐廬（仍在浙江省境內），住迎薰坊十三號，曾以詩作「將避兵桐廬留別杭州諸友」油印分寄友朋。（註七四）不久豐子愷帶著全家人來投奔他，在他寓所住了幾日後，又一起遷到桐廬鄉下去住了二十幾日——豐子愷住河頭上，馬浮住陽山坡，相距不遠。在這二十幾日裡，豐子愷和馬浮另一位隨侍的弟子王培德，常常陪馬浮晒太陽，一邊聽馬浮講道。（註七五）

民國廿七年一月，馬浮（五十六歲）遷往浙江開化（豐子愷遷往長沙），依友人葉左文。（註七六）而於春節後不久，再度遷往江西泰和。

這時浙江大學也輾轉遷來泰和城西五里的上田村，於二月廿一日開學上課（為廿六年度第二學期）。（註七七）校長竺可楨便在正式課程外，設「特約講座」，請馬浮擔任，對浙大學生講授國學。（註七八）只可惜馬浮經過幾個月的遷徙逃難，不但計劃中的「六藝論」沒能寫成，連「所綴輯先儒舊說、羣經大義」也都散失無存了。（註七九）馬浮在泰和前後講了十一講，並為浙大作校歌歌詞。（註八〇）六月，浙大在上田村蕭氏宗祠舉行畢業式，馬浮應校長邀請，對畢業生作了一場演講。（註八一）六月底，學期結束，暑假開始。

夏天，贛北戰事日緊。八月三十日起，浙大師生分批乘卡車西行，經衡陽遷往廣西宜山。（註八二）馬浮則南行過大庾嶺，入廣東，走水路到廣西柳江（古稱柳州）。柳江西去不遠便是宜山，但因暑假尚未結束，馬浮便又乘車北上，到桂林與舊友馬君武（此時任廣西大學校長），以及弟子豐子愷、吳敬生等相聚。馬君武等在城東租一間臨江的

屋子給他暫住。（註八三）他「羈懷頓豁」，很欣喜地作了一首詩道：（註八四）

避地翻成助勝緣，輕舟經月飽看山。

今來小閣臨江住，心與山雲一味閒。

到十月二十五日，馬浮才離開桂林，到宜山去。（註八五）

馬浮在宜山南郊燕山村買了一間茅屋住下，與浙大教授張其昀、郭斌龢成了對門鄰居。（註八六）此時浙大借宜山文廟、工讀學校及東郊標營爲臨時校舍，於十一月一日開學（爲廿七年度第一學期）。（註八七）馬浮繼續擔任特約國學講座，前後共講了九講。

然而馬浮本就無意在學院中任教（因此只擔任特約講座，不願被聘爲正式教授），加上宜山景物凋弊（他詩中所謂的「出郭少嘉樹，四野唯荒菅」），他也不願長住下去，因此便接受弟子壽景偉、劉百閔等的建議，願意找一處山水勝地，在書院中繼續講學。他先爲書院定名爲「復性書院」，然後便在民國廿八年一、二月間（春節前），乘車離開宜山，經貴州到重慶去了。（註八八）

書院本來不合當時學制，但蔣委員長特准設立，並指示教育部主動與馬浮商洽創設。於是教育部於四月左右（或稍早），聘定屈映光等十五人爲籌備委員，開始了籌備工作。不久籌備委員會改組爲董事會，正式聘請馬浮爲主講（馬浮不願自任院長），總持講學事宜。書院中所需經費，則除了蔣委員長撥專款三萬元作建院基金外，並由教育部與四川省政府每年給予定額補助。（註八九）

書院設在四川省樂山縣（古稱嘉定）烏尤山（位於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匯處的江心中，風景絕佳）的烏尤寺。另在烏尤山下名叫「麻濠」的小溪邊建屋，作爲馬浮的住所（馬浮稱之爲「濠上草堂」）。六月一日，教育部公佈「私人講學機關設立辦法」，書院的存在有了法定依據。（註九〇）六、七月間，馬浮就以「講明經術，注重義理，

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爲書院宗旨，發佈「復性書院徵選肄業生細則」了。（註九一）由於抗戰期間經費困難，書院規制儘量從簡，除了邀舊友熊十力擔任「講座」外，就只有計劃中不定期邀請來院短期講學的「講友」了，熊十力來院以後，想讓弟子牟宗三也在書院任職（稱「都講」），只好自己去跟教育部長陳立夫商量，由教育部另行支給這份薪水。（註九二）

九月十五日，書院正式開講，馬浮舉「主敬爲涵養之要，窮理爲致知之要，博文爲立事之要，篤行爲進德之要」四目爲學規，詳加闡釋，並印發「復性書院開講日示諸生」（即「告書院學人書一」）。十七日，講座熊十力也就書院規制、地位、性質和研究旨趣等問題，作開講談話。

書院學生分「肄業生」和「參學人」兩種，前者二十餘人，後者十餘人，都酌量發給膏火（生活津貼）。（註九三）此外陸續來院請益但自謀生計，及通訊問學的，總數也在百數十人左右。（註九四）書院課程，分「通治」、「別治」二門。前者共同修習，以孝經、論語爲一類，孟、荀、董、鄭、周、程、張、朱、陸、王諸子附之。後者相當於選修，以尚書、三禮爲一類，名、法、墨三家附之；易、春秋又一類，道家附之。（註九五）至於書院學生的資格問題，馬浮以爲「來者志在以義理自淑，非將以爲羔雁也……幾曾見程朱陸王之門發給文憑之事？」主張不授予學生任何資格，以免書院淪爲「取得資格之途徑」。（註九六）

由於對書院規制起了意見上的衝突，熊十力在開講後不久就很不愉快的離去了，他的弟子牟宗三因此也沒來書院任職。（註九七）此後馬浮一個人講學，但邀請過趙熙、謝无量、歐陽漸、錢穆等人來書院短期講學或演講。（註九八）而除了講學外，書院還有一件大事——刻書，初期的刻書，有「復性書院講錄」和馬浮所編的叢書「儒林典要」等。另外，馬浮的兩個小甥孫這時也留在書院，由他照顧教養，他「老而獨，視之猶孫也」。（註九九）

然而物價不斷上漲，書院維持越來越困難，馬浮只好在民國三十年五月廿五日（開講後一年八個月左右）停止講

學，遣散書院諸生。（註一〇〇）同年夏末，連刻書工作也中斷了。（註一〇一）到了年底，學生多已離去；但有楊煥昇等五人，懇請繼續留院研習，獲准續留一年。十二月卅一日，馬浮寫了最後一篇「告書院學人書」，表示自卅一年一月起，書院「將以刻書爲職志」，以便「寓講習於刻書」，「庶使將來求書稍易，不患無書可讀」。（註一〇二）爲了籌措經費，馬浮還作了一首詩——「神助篇」，向四方友朋宣佈「鬻字刻書」的心願。（註一〇三）而他的朋友、弟子中也有自動捐助和勸募刻資的。（註一〇四）從民國卅一年三月起，書院果然恢復刻書了。（註一〇五）

卅一年年底，蔣委員長應書院董事會呈請，特別補助刻書費十萬元。（註一〇六）
民國卅二年，馬浮（六十歲）開始逐年（依夏曆）錄存詩作。卅三年元月（夏曆仍在十二月），他寫「蠲戲齋詩自序」，文中敘述他作詩的歷程：

余弱歲治經，獲少窺六藝之指。壯更世變，頗涉玄言，其於篇什，未數數然也。老而播越，親見亂離，無遺身之智，有同民之患，於是觸緣遇境，稍稍有作。

民國卅四年，馬浮（六十三歲）與故宮博物院達成協議，準備傳刻該院所藏有關義理善本。未及進行，抗戰已經結束，各機關忙於復員，該協議只好暫時擱置。（註一〇七）這一年馬浮重新規劃書院的組織，以爲日後發展的依據。（註一〇八）

民國卅五年五月五日，政府還都南京。五月二十日，馬浮（六十四歲）自重慶乘飛機到上海，然後回杭州，（註一〇九）借裏西湖的葛蔭山莊爲書院臨時院舍，（註一一〇）繼續刻書。行政院並曾下令浙江省政府，准許書院租用舊藩署空地建築正式院舍。（註一一一）而這時「負笈而求教者，遠過于樂山時代」。（註一一二）

然而由於共產黨叛亂，局勢再度緊張，幣值也不斷下跌，馬浮年老身疲，只好做結束書院的準備。（註一一三）不過可能因爲刻書工作尚未告一段落，他仍以賣字所得，竭力維持下去。到卅六年九月一日，他還以「先塋碑碣未樹

「爲由，刊登「蠲戲齋鬻字」啓事，來籌措經費。（註一一四）

民國卅七年秋，幣制改革失敗，新發行的金圓券大跌，馬浮（六十六歲）才正式結束書院，也結束了他十年半講學與刻書的生涯。（註一一五）

五、晚年

復性書院結束後，馬浮暫時仍住葛蔭山莊，曾對弟子朱淵明表示，想將平生所作書法的精品縮版影印出來。然而戰局逆轉，情勢迅趨惡化，這件事也就無法進行。不久馬浮遷居杭州市區清波門內，曾向朱淵明借一部影印本「曾文正公日記」去看。（註一一六）

民國卅八年四月廿三日，國軍撤離南京。四月三十日，杭州失守。十二月，政府遷臺灣。民國卅九年大陸淪陷，馬浮（六十八歲）從此身陷鐵幕。淪陷前不久，徐復觀曾在臺灣多方奔走，想請政府設法接熊十力、馬浮二人來臺，然而政府當局急於穩定情勢，一時也就無法兼顧此事了。（註一一七）

大陸淪陷後，關於馬浮的事蹟，所知道的就很有限，也很表面了。

民國四十二年，馬浮（七十一歲）任僞「浙江文史研究館」館長，住在西湖蔣莊。（註一一八）九月中旬，梁漱溟與中共當局發生衝突，周恩來託沈尹默到杭州，想請馬浮去北平勸梁漱溟作「自我檢討」，但馬浮拒絕了。（註一
一九）

民國四十三年，馬浮（七十二歲）替豐子愷的「日月樓」寫對聯：「星河界裏星河轉，日月樓中日月長」。同年十二月，中共第二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邀馬浮爲「特邀委員」。

民國四十六年，馬浮（七十五歲）任僞「弘一法師紀念館」籌備委員會委員。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中共第三屆「政協」邀馬浮（七十七歲）為特邀委員。（註一二〇）

民國五十一年四月，臺北世界書局出版馬浮早年所編「舜水遺書」（改名「朱舜水全集」）。六月，豐子愷所編「弘一大師遺墨」在上海出版，封面有馬浮題字（署名「蠲戲老人」）。（註一二一）同年，馬浮將所作書法精品數百件，送交偽「文化部」保存。（註一二二）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徐復觀取馬浮「爾雅臺答問」、「復性書院講錄」二書交臺北廣文書局影印出版。十一月，馬浮（八十一歲）由內姪女湯傲方陪同去北平，出席中共第三屆「政協」第四次全國會議。民國五十三年，馬浮（八十二歲）與沈伊默、謝无量同任偽「中央文史館」副館長。（館長為章士釗）（註一二三）而在民國五十三、四年間，自由地區人士，透過香港琳瑯閣書畫古物店，還可以求到馬浮的字。（註一二四）

民國五十四年七月，臺北自由出版社取馬浮的詩詞集四種，合印為「蠲戲齋詩全集」。同年十二月，新加坡龍山寺釋廣洽到大陸去，豐子愷陪他去西湖蔣莊拜訪馬浮。（註一二五）

馬浮在世最後幾年，眼睛有嚴重的白內障，兩眼昏花矇矓，寫字很不方便；他在民國五十五年春間所作的一首詩，題款就作「蠲戲老人瞑書年八十四」。（註一二六）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紅衛兵破壞傳統文化。八月中某日，幾十個紅衛兵到蔣莊來，將圖書文物搬到院中焚毀，只有小部份被偽「浙江圖書館」人員搶救去。幸好湯傲方得到消息，一大早就把馬浮送走，先在偽杭州市委交際處住了幾個月，然後又遷到一處隱密的民宅去，才逃過了紅衛兵的凌辱。（註一二七）

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廿五日（夏曆二月十五日），馬浮過他八十五歲的生日，寫了一首儼然是訣別諸親友的詩：（註一二八）

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忘希夷。

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日落下崦嵫。

同年六月二日，馬浮無病而終，（註一二九）享年八十五歲。

在共產暴政底下，馬浮的心迹爲何，短時間內恐怕無法知道了，不過，在樂山復性書院時，他曾對弟子王伯尹說

：（註一三〇）

清康熙朝儒臣以李光地爲首。或以曲學阿世譏之；乃好惡之私，非篤論也。元時若無許魯齋，中國或幾於夷狄矣。李光地博洽通經，其領修諸書，明人所不及。

很可能，若不論成效如何的話，馬浮在鐵幕內衷心想做的，就是一個李光地，或一個許魯齋；而他所以接受僞「政協」特邀委員，及僞「浙江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也就別有一番深意和苦心了。

註 釋

註一 徐復觀，「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代序」，馬浮「爾雅臺答問」（臺北：廣文書局，民六二年影二版）卷首。

註二 參見：傅樂詩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民七〇年二版）頁三一七、三六七。又：王邦雄，「當代新儒家面對的問題及其開展」，「鵝湖」七六期，民七〇年十月。

註三 賀麟語，見：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嘉義：西部出版社，民六〇年影印）頁一六。

註四 戴君仁語，見：同註一。

註五 曾昭旭先生語，見：曾昭旭先生，「六十年來之理學」諸言，「六十年來之國學」第四冊頁五六一。

註六 朱守正，「關於馬一浮」，《珠海學報》第四期（民六〇年六月，香港）。

註七 馬浮「爾雅臺答問」（臺北：廣文書局，民六二年影二版）續編卷二，頁卅三。

註八 阮毅成，「三句不離本『杭』」（臺北：正中書局，民六三），頁一二四。

註九 清沈翼機等，「敕修浙江通志」（華文書局，民五六影清乾隆元年重修本），卷四，頁一六下。

註一〇 阮毅成，「前輩先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六一），頁三八。

註一一 馬浮，「避寇集」（臺北：自由出版社，民五四影印，在「蠲戲齋詩全集」內），卷首。

註一二 湯壽潛，「舜水遺書序」，「舜水遺書」（臺北：古亭書屋，民五八影）卷首。

註一三 熊十力，「新唯識論（文言本）」（臺北：學生書局，民七二影），「緒言」頁二上。

註一四 同註八。

註一五 馬浮有一幅字自署「茂陵馬浮」，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梅廣先生收藏。

註一六 同註八。又：熊復光，「馬浮先生與復性書院」，「傳記文學」廿四卷三期（民六三年三月），頁廿六。

註一七 參見：「紹興縣志資料」第一輯，「民族：氏族下」（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民廿七），頁四一五。

註一八 清馬文燮，修，「會稽馬氏宗譜」（會稽：吳融文英堂，清道光廿七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臺北：國學文獻館，微捲），卷一，「舊譜凡例」。

註一九 參見：餘青，「近代中國的讀書種子：略述馬一浮先生的生平」，「春秋雜誌」六〇〇一六〇一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一、一六日，香港）。

註二〇 馬浮，「蠲戲齋詩前集」（自由出版社，民五四影，在「蠲戲齋詩全集」內），卷上，頁一。

註二一 同上，頁一七。

註二二 同註一九。

註二三 據馬浮「蠲戲齋詩編年集」（自由出版社，民五四影，在「蠲戲齋詩全集」內），辛巳壬午卷，頁一三。

註二四 同註一九。

註二五 同註一九。

註二六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一九七一年再版）上冊，頁五〇。

註二七 同上，頁五一。

註二八 同註一九。又，府試、院試試期見：同註二六，頁五二。

註二九 同註六。

註三〇 同註一九。

註三一 同註一一，頁四四下。

註三二 同註一一，頁四七下。

註三三 林熙，「馬君武·謝无量·馬一浮」，「大人」卅七期（香港）。

註三四 此據：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

註三五 此據：馬君武，「馬君武詩文集自序」，「南社叢選」（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頁二九二。

註三六 同註一九。

註三七 參見：豐華瞻，「豐子愷與馬一浮」。

註三八 湯壽潛（一八五七—一九一七），光緒十八年進士。曾任安徽青陽縣知縣，其後歷聘諸省，參與新政。光緒廿八年，八國聯軍侵華，湯壽潛「往說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定東南互保之約，所全者甚大」。

。宣統三年，革命黨人光復杭州，湯壽潛被推為首任浙江都督。參見：馬浮（代張謇撰），「湯蟄先家傳」，〔紹興縣志資料〕第一輯，「人物列傳」。

註三九 參見：同註三七。又：朱淵明，「憶馬一浮先生」，「中國學人」第三期（民六〇年六月，香港，新亞研究所。又：同註一九。

註四〇 「編年集」，乙酉下，頁三。

註四一 同上，辛巳壬午卷，頁一三。

註四二 釋弘一，「致李聖章先生手札十三」，陳慧劍「弘一大師傳」（臺北：三民書局，民七二增訂十版）頁六四四。

註四三 豐子愷，「陋巷」，「豐子愷文選Ⅲ」（臺北：洪範書店，民七一年二版）頁卅三。

註四四 「編年集」，辛巳壬午卷，頁一下。

註四五 「前集」，卷上，頁九。

註四六 胡樸安，編，「南社叢選」（臺北：文海出版社，影）頁一一〇五。

註四七 謝无量，「與馬君武書」，「南社叢選」頁二八六。

註四八 同註三七。

註四九 同註一二。

註五〇 「前集」，卷上，頁一六下。

註五一 蔡元培，「記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學特班」，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民六

五）頁八四引。

註五二 參見：曾昭旭先生，「六十年來之理學」第一節：「清末明初理學之復萌」，「六十年來之國學（四）」（正中書局，民六三）頁五六二—五六五。

註五三 刊於「志學」十三期（民卅三年十月，四川溫江），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註五四 「編年集」卷首，自序，頁二。

註五五 參見：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民六三），第三章第五節：居士佛教之擡頭。

註五六 蘇曼殊，「蘇曼殊書信集」（上海，中央書店，民卅七年十一版）頁九五。

註五七 見：朱淵明，「憶馬一浮先生」。該文未記此事年月，但蔡元培實際主持北大事務是民國六年一月至九年十一月，及十年八月至十二年二月，他聘梁漱溟是民國六年，聘熊十力是民國十一年，而他與馬浮同為紹興人，他在南洋公學特班的學生謝无量、田濂等，都是馬浮的知交，因此他儘早聘用馬浮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註五八 可參見：熊十力，「十力語要」（臺北：洪氏出版社，民六四）頁一四七。

註五九 參見：豐子愷，「懷李叔同先生」，「豐子愷文選Ⅱ」頁一五五。

註六〇 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香港陳廷驛居士重校排印本，一九七八）頁八一。

註六一 同上，頁八三。

註六二 同上，頁八四。

註六三 同註四三，頁卅四。

註六四 見「增廣印光法師文鈔」（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民七〇）卷首。

註六五 參見：釋印順，「妙雲集」中編之六：「太虛大師年譜」（臺北：正聞出版社，民七〇），頁一五〇。又：

釋印光，「與唐大圓書」，「印光大師全集」（臺北：佛教出版社，民六六）頁二九九八。又：釋太虛，「復王弘願書五」，「太虛大師全書」（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四五）冊五〇、頁一二六。

註六六 參見：馬浮，「紹興縣重修文廟記」，「學衡」廿五期（民一三年一月）。

註六七 復性書院校刊本「四書纂疏」（臺北：新興書局，民六一影）附錄，頁六上。

註六八 馬浮，「爾雅臺答問」（臺北：廣文書局，民六二影二版）續編卷四頁一一上。

註六九 同上，正編，頁四六下。

註七〇 洪允祥，「與馬湛翁書」，「國風」五卷二期（民廿三年七月十六日），頁四八。

註七一 見「越風」十三期（民廿五年五月十五日），頁四八。

註七二 見：朱淵明，「憶馬一浮先生」。又：關國煊，「馬浮（小傳）」，「民國人物小傳」第五冊（臺北：傳記

文學出版社，民七一）頁二〇七—二〇八。

註七三 見「文瀾學報」二卷三、四期合刊（民廿六年六月）。

註七四 參見：朱淵明，「憶馬一浮先生」。又：「避寇集」頁一上。又：豐子愷，「辭緣緣堂」，「豐子愷文選III」

」頁一二三。

註七五 參見：豐華瞻，「豐子愷與馬一浮」。

註七六 「避寇集」頁二下。

註七七

參見：張其昀，「國立浙江大學」、「中華民國大學誌」（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四三）頁一七一。又：孫祥治，「抗戰以來的國立浙江大學」，「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最近實況」（商務印書館分支館，民三〇）頁一六。

註七八 參見：馬浮，「泰和會語」頁一、「宜山會語」頁一（以上二書有合刻本：廣文書局，民六九影）。又：「

國立浙江大學校刊」復刊五三期（民廿九年八月，貴州遵義）。

註七九 「泰和會語」，頁一〇。

註八〇 「宜山會語」附錄中有「擬浙江大學校歌（附說明）」一文，但據〔國立浙江大學校刊〕復刊五三期，此校歌作於泰和時期。

註八一 同註七九，頁五六上。

註八二 據李絜非，「西遷宜山前後的國立浙江大學」，〔教育通訊〕二卷廿四期（民廿八年六月十七日，重慶）。

註八三 以上參見：〔避寇集〕，頁六下—九。

註八四 同上，頁九。

註八五 同註七五。

註八六 同註八三，頁一二下。又：〔編年集〕，甲申下，頁廿一。

註八七 參見：〔國立浙江大學校刊〕，復刊四七期（民廿九年六月廿二日，貴州遵義）頁四。又：孫祥治，「抗戰以來的國立浙江大學」。

註八八 參見：〔避寇集〕，頁一四下—六下。又：熊復光，「馬浮先生與復性書院」。又：〔編年集〕乙酉下，頁廿二。

註八九 以上參見：熊復光，「馬浮先生與復性書院」。又：〔教育部二十八年四月份工作報告〕，頁三下，「創設復性書院」。又：〔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臺北：宗青出版公司，民七〇影）第六編第三章之肆：「私人講學機關——復性學院」。

註九〇 見〔教育通訊〕二卷廿三期（民廿八年六月十日，重慶），頁五。

註九一 同上，二卷廿六期（民廿八年七月一日，重慶）頁七。又：熊十力，「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十力語要〕頁二九二。

註九二 參見：熊十力，「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十力語要」，頁二九〇。又：牟宗三，「我與熊十力先生」，「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局，民六七年三版）；頁一四六。

註九三 「答問」卷一，頁四三上。又：「十力語要」，頁二七四。又：「[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八四二。

註九四 據明允中先生來信（民七三年三月廿八日）。

註九五 「十力語要」，頁二八七一二九〇。

註九六 「答問」，續編，卷三，頁廿三。

註九七 參見拙著「馬浮研究」（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民七三）第二章第一節。又：牟宗三，「我與熊十力先生」

。又：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會講話」，「鵝湖」五〇期（民六八年八月）。

註九八 歐陽漸來書院講學未見記載，此據明允中先生來信（民七三年一月廿三日）。

註九九 「編年集」，辛巳壬午，頁一九上。

註一〇〇 馬浮，「告書院學人書七」，「答問」續編，卷六，頁一三。

註一〇一 見馬浮，「復性書院講錄」（臺北：夏學社，民七〇影）卷六末，「刻觀象巵言後記」。

註一〇二 馬浮，「告書院學人書八」，「答問」續編，卷六，頁一五下。

註一〇三 同註九九，頁四〇下。

註一〇四 同註一〇一。

註一〇五 馬浮，「致復性書院董事會書」（民卅一年七月廿六日），熊復光「馬浮先生與復性書院」引。

註一〇六 熊復光，「馬浮先生與復性書院」。

註一〇七 據明允中先生來信（民七三年一月廿三日）。又參見：同註一〇六。

註一〇八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八四二。

註一〇九 據姚琮，「乘飛機自渝還都寄馬闡叟并序」，〔味筭齋詩鈔〕（中國文化學會叢書，民四二）頁卅五下。

註一一〇 據阮毅成，「馬一浮主復性書院」，〔小世界〕九七九期（民七二年十月一日，臺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註一一一 同註一〇八，頁八四三。

註一二二 同註一九。

註一二三 據明允中先生來信（民七三年一月廿三日）。

註一二四 朱淵明，「憶馬一浮先生」。

註一二五 同上。

註一二六 同上。

註一二七 同註一九。

註一二八 關國煊，「馬浮（小傳）」。

註一二九 同註一九。

註一二〇 以上參見：同註一二八。

註一二一 據林元白，「漫談弘一法師的書法」，原載〔現代佛學〕一九六二年二月號，收入〔佛教古今人物談〕（

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六九）。

註一二二 參見：同註七五。又：同註一九。

註一二三 同註一二八。

註一二四 同註一二四。

註一二五 同註七五。

註一二六 林熙，「馬君武·謝无量·馬一浮」。

註一二七 同註一二三。

註一二八 同註一九。

註一二九 同註七五。

註一三〇 「答問」續編，卷二，頁五八下。